

明湖文丛

20世纪中国文学
『艺术出路』典例探微



罗克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课外借

赣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省级重点学科资助项目

明湖文丛

20世纪中国文学 『艺术出路』典例探微



罗克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出路”典例探微 / 罗克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 - 7 - 5203 - 0558 - 7

I. ①2… II. ①罗…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650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81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江西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课题“20 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出路’典例研究”（项目批准号：12XD007）最终成果

赣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自序

20 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出路”是一个庞大的学术命题，我没办法全盘把握作系统的论述，在读书、思考与研究过程中，我试着抓取文学“艺术出路”这面巨网的几个纽结，通过典型文学个案的全息性钩稽呈展，给出一个并非面面俱到的探索性答案。

本论著共分为四章，分别以丰满的文学个例剖解方式深入诠释了四对文学命题元素，即“神秘”与“神圣”“惨剧”与“悲剧”“生活”与“生命”以及批评引路方向上的“误读”与“正解”。作为“艺术出路”的一个导引性归途，著者认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要实现一个内涵式的接续发展，只有从“神秘”走向“神圣”、从“惨剧”走向“悲剧”、从“生活”走向“生命”、从“误读”走向“正解”，才可能重续芹藻荣光，正扬文学贵气。

第一对文学命题元素：“神秘”与“神圣”。“神秘”就是写“奇”，“奇”包括了奇怪的见闻、奇特的现象、奇异的事物、奇观的景象，除了罕见、特殊之义，“奇”尚有奇谲、奇诡的意思，往往用来指常人一般耳闻目睹之外的荒诞事物和超现实的人物行迹；而“神圣”则是一种出于对某种神性、神灵、神恩、神迹、神祇抑或“神圣者”超然而神往的崇高、威严、超验、永恒之感觉，它是主观情志“奇”酿的仙灵之心酒。中国作家的创作作品擅长大面积对“神秘”进行穷形尽色的铺染，却鲜有作家孜孜注情于一种“神圣”宗教情怀体认的。文学创作从“神秘”走向“神圣”，将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第一个“艺术出路”所在。论著第一章“从‘神秘’走向‘神圣’：寻根小说‘景象描写’新路”将有深明的论述。

第二对文学命题元素：“惨剧”与“悲剧”。伟大的作品无一例外都追求悲剧精神。没有悲剧精神，美的艺术便失却了撼漾心魂的恒久生命“魔符”；没有悲剧精神，美的艺术便失却了戟刺灵台的崇高净化力。中

国的文化是刘小枫所谓的“乐感”文化，“乐感”的强势便无可避免会引致中国文学作品悲剧精神的“缺席”，以致中国作家写“悲剧”最后往往会写成“惨剧”，情节固“惨”，却无法引发悲悯的神性摄照。文学创作从“惨剧”走向“悲剧”，将是20世纪中国文学第二个“艺术出路”所在。论著第二章“从‘惨剧’走向‘悲剧’：‘民族秘史’《白鹿原》新论”将有详切的阐述。

第三对文学命题元素：“生活”与“生命”。20世纪中国作家的创作指向总归不离“形而下”的“生活”和“形而上”的“生命”。“生活”是指人的一种社会秩序规约下的活动，它是动态的，惟其动态，方显真实；它又是“天地不仁”的命运符咒，惟其“无知无识”，方露悲情。而“生命”则是一种形而上想象的生气与力量表现形式，惟其“天上主义”，方显美丽；它又是一种对实象“生活”脆弱萎黯的补偿与弥合，惟其“多情”流幻，方露“天边外”的精神遥响。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大部分比较粘着于“生活”层面的刻写，却少有“生命”层面的开掘。文学创作从“生活”走向“生命”，将是20世纪中国文学第三个“艺术出路”所在。论著第三章“从‘生活’走向‘生命’：沈从文‘创作机杼’新说”将有透彻的剖述。

第四对文学命题元素：“误读”与“正解”。这对文学命题元素关涉的对象不是搞文学创作的作家，而是文学批评界的文学批评家。文学批评界的“失语”与“误评”将是文学创作界一个导引性“旗帜”灾难，最近“文评界”的“恶评”“酷评”“贿评”“歪评”不断，好的作品得不到拔擢，坏的作品得不到规训，以致中国文学导引的“即视”前景一片“冷硬”与“荒寒”。文学批评从“误读”走向“正解”，将是20世纪中国文学第四个“艺术出路”所在。论著第四章“从‘误读’走向‘正解’：老舍《小坡的生日》新释”将有剖切的析述。

目 录

第一章 从“神秘”走向“神圣”：寻根小说“景象描写”

新路 (1)

第一节 寻根小说神圣“宇宙情怀”的难产 (1)

一 当代文学创作的生态语境 (1)

二 宇宙情怀中的“神秘”与“神圣” (2)

三 寻根小说中的“神秘”景象描写及其艺术出路 (4)

第二节 “神秘”景象描写的文学渊源 (6)

一 古典文学“神秘”谱系钩沉 (6)

二 现当代文学“神秘”流程考镜 (12)

第三节 寻根“神秘”与中国“天人合一” (18)

一 自然“神秘”中的天人合一 (18)

二 寻根“神秘”中的传统艺术“失语” (23)

第四节 寻根“神秘”与西方宗教、魔幻 (33)

一 寻根“神秘”中的宗教崇高之失 (33)

二 寻根“神秘”中的魔幻庄严之失 (45)

第五节 “神秘”与“神圣”的文化审美考辨 (56)

一 “神秘”景象描写的现实观照 (56)

二 “神圣”宇宙情怀的终极之维 (63)

结语 (70)

第二章 从“惨剧”走向“悲剧”：“民族秘史”《白鹿原》

新论 (74)

第一节 人物形象的悲剧精神 (74)

第二节 小说共场的文化意识 (80)

第三节 “人文立场”的历史感 (88)

第三章 从“生活”走向“生命”：沈从文“创作机杼”新说	(95)
第一节 沈从文“生活”与“生命”的现实变奏	(96)
第二节 种族中“人”的“生活”与“生命”	(98)
第三节 乡族中“人”的“生活”与“生命”	(102)
第四节 军族中“人”的“生活”与“生命”	(104)
第五节 城族中“人”的“生活”与“生命”	(107)
第六节 女族中“人”的“生活”与“生命”	(110)
结语	(113)
第四章 从“误读”走向“正解”：老舍《小坡的生日》	
新释	(117)
第一节 为什么是“后殖民”文本？	(118)
第二节 哪来的新加坡“本土意识”？	(120)
第三节 反“东方主义”还是“东方主义”？	(123)
第四节 有大中华“文化殖民”吗？	(126)
主要参考文献	(131)
附录	(133)
理论篇	(133)
作家篇	(175)
作品篇	(214)

第一章 从“神秘”走向“神圣”：寻根小说“景象描写”新路

第一节 寻根小说神圣“宇宙情怀”的难产

一 当代文学创作的生态语境

消费领步，欲望先行，在一个毫无文化生殖力、大批量平庸复制生产精神“类象”垃圾制品的“文化工业”后现代年代，中国当代的文学市场可谓一片乱糟糟的五光十色。而原来素以“崇高”精神旗帜昂扬标榜的纯正文学，也不幸在“商业化媚俗”地毯式平面轰炸的“深度”瓦解市场洪流中呛水，尝到了史无前例的比青杏还酸苦的命运滋味。一方面浅薄至极的通俗文学大行其市，获得了大批包括批评家在内的同样是浅薄至极的文学界所谓“观念之陈涉”者流手舞足蹈、弹冠相庆嘉年华般狂欢的激赏；另一方面形成强烈精神姿态对照的是一些拳拳服膺于传统完美经典的理想浪漫派无奈屈膝的黯然落魄与痛心疾首。两派锋镝所向，便有雅文学“媚俗”（如《废都》）和俗文学“媚雅”（如《白鹿原》）两股折中“变种”合流的生发，在市场化包装的强势促助下也曾虚假繁荣一时，直到人为技术性炫博的文学操作黔驴技穷，整个文学之“七宝楼台”便顷刻难以为继，轰然倒塌，最后可悲地淹没在一片为人所不齿的“黑流”与“黄流”并涌的文学粪污中。

在这样一个人文价值风雨飘摇、剧乱嬗变性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当代文学界之纯精神诗性坚守者可谓寥寥无几，更遑论有大家风范、大家气象的大师级作家横空问世。寻本探源，“当代文学之所以迟迟无法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作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把握还仅仅局限在现实性的层面上，因而其作品就很难对读者产生那种形而上的启

示力量”^①，中国当代作家群中公认的“圣手翘楚”，其作品或佻碎，或奇崛，或枯淡，或流俗，或诡诞，尽是贫血小气，毫无大家之风，全然没有一种文学性生发的崇伟“哲学”意义和“深度”力量，即“文学根底上的贵族精神所决定的文学的形而上的本质特征”^②。如此文脉断流，芹藻无光，不由得我们一方面无比缅恋先逝文学大师的幽情壮采和旷志高怀，另一方面更是殷切热望当今文学大师的光荣降生。而大师级作家既要有奥博谦冲的学殖修养，又要有新锐隽拔的敏感天才，既要有忧心诚切的人文关怀，又要有见血见肉、无比彩富的生活历练，四者合一方能化合、涵泳出一种深沉渊永、涵天负地的人文宇宙情怀，也只有将这种人文宇宙情怀浸心内化，才能津润出艺术上精粹圆美、情思上灵动优雅、意味上高远深长的文学佳制杰构。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缺失的正是这样一种大气而渊静的宇宙情怀，而宇宙情怀的匮乏直接导致了伟大精神作品的难产。

二 宇宙情怀中的“神秘”与“神圣”

什么是宇宙情怀？宇宙情怀是一种精神“小我”（个体）融入精神“大我”（世界，亦即宇宙）的神圣心灵感知状态，诚如黑格尔所言：“世界与个体仿佛是两间内容重复的画廊，其中的一间是另外一间的映象……前者是球面，后者是焦点，焦点自身映现着球面”^③，用汤因比的话来说则是：“处于人类精神的意识之下的渊底的终极层，实际上与横亘整个宇宙底流的‘终极之存在’（即宇宙生命）正相吻合”^④。宇宙情怀要求人对人自身及身外宇宙的思考建基于把人放在大宇宙情境中作心灵化照察，进而追求、寻觅一种人在宇宙中的本真性生命价值及生存意义：面向浩瀚宇宙，省视深眇人心，个体的灵魂与宇宙的灵魂水乳交融，“内宇宙”与“外宇宙”相契合、相浑化，从而激发出一种内在超越式的精神升华感，这种升华感隶属于生命原初崇高质的人类性永恒，因而它是人文情愫范畴里的一种终极、无限的庄严心理体验。宇宙情怀既是一种文学理念，也是

① 苏宏斌：《文学本体论引论》，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导言部分”第 6 页。

② 刘勇、尚礼：《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6 页。

③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久兴译，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203 页。

④ [英] 汤因比、[日] 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第 20 页。

一种文化理念，中国的“天人合一”是宇宙情怀，印度的“梵我同一”是宇宙情怀，日本大和式禅境的幽玄“物哀”是宇宙情怀。宇宙情怀一旦在文学作品中精妙体现，往往能够“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让读者在‘无名的美的战栗’中，去参悟宇宙和人生的奥义”^①。彼时人灵中有宇宙神灵的感应，神灵中有尘世人灵的呼吸，外在空间（宇宙空间）与内在空间（心理空间）全息共生，文学宇宙情怀便在人、天精神“间性”（对话、交互性）中诞生。

宇宙情怀的精神内核是“神圣”，因了“神圣”，文学描写中的宇宙情怀往往格外有一种动人心目的飞升超羣力量。而文学“神圣”有时是在文学“神秘”中诞育的，如果艺术把握不好却极易流入秘异、诡怪的非理性漩流而不自觉地偏离了携带“宇宙情怀”感愆基因的“神圣”正途。在我们习成的语义使用传统中，由于“神秘”与“神圣”往往不曾做严密的区分界定，文学景象描绘中的“神秘”一词语义通常很含混、很模糊（尤其是宗教“神秘主义”的用语），有时单指秘异、秘怪，有时又指神妙、神圣，而更多时候则兼有奇异、神圣两种内涵。有学人曾将“神秘”分为“天堂的神秘”与“地狱的神秘”两类，其实仍然不过是将“神秘”与“神圣”混为一谈的结果，然而事实上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神秘”是指“使人捉摸不透的、高深莫测的”，“神圣”是指“极其崇高而庄严的、不可亵渎的”，两者内涵水火冰炭，分庭抗礼，是没有过多的暧昧语意绞缠的。按照德国基督教神学家鲁道夫·奥托的说法：“‘神秘’一般指某种玄奥、隐秘、不为人知但通常为自然的东西，并不或几乎并不包含超验意义上的‘神圣’这层意思”^②。从某种意义上说，“神秘”就是写“奇”，“‘奇’包括了奇怪的见闻，奇特的现象、奇异的事物、奇观的景象，除了罕见、特殊之义，‘奇’尚有奇谲奇诡的意思，往往用来指常人一般耳闻目睹之外的荒诞事物和超现实的人物

^① 梁宗岱：《谈诗》，转引自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219页。

^② [德]鲁道夫·奥托：《论“神圣”》，成穷、周邦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译者序”第7页。

行迹”^①；而“神圣”则是一种出于对某种神性、神灵、神恩、神迹、神祇抑或“神圣者”超然而神往的崇高、威严、超验、永恒之感觉，它是主观情志“奇”酿的仙灵之心酒。

就“神秘”与“神圣”的精神关联而言，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表达：神圣灵怀建基于心对宇宙自然的神秘体验，神秘体验对于神圣灵怀的萌蘖生成助用不啻阳光雨露对于草木万物的熙育，这种神秘体验是一种“炫耀的暗昧”，亦是一种“静默的低语”。“神圣”在“神秘”的土壤里长大，有“崇高”阳光的抚照，带“虔诚”雨露的滋养，它是“奇”文化“情感升华”做的一个“庄严”“优美”的梦，它是“神秘”之草籽结出的一朵哲学的花，“神圣”具有超言说性、知悟性、暂现性、被动感验性（威廉·詹姆斯语）等特点，它是“神秘”的最高价值，即“神圣”是“神秘”圣化蒸华出来的精神光辉。准此观之，为了方便引用起见，本文“神秘”二字加上引号特指“神圣”的对立说明面，即取秘异、秘怪的单纯意思，而论文援引注释中但凡出现“神秘”字眼的，其内涵界说则应根据语境具体分析，不可胶柱鼓瑟一概而论。

三 寻根小说中的“神秘”景象描写及其艺术出路

众所周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理性“祛魅”（“魅”指宗教形而上原始思维之“神魅”）的渐变过程，文学一度捆绑在理性现代化的舟车上扬波前进，“忧世”却非“安魂”，付出了不应有的精神主体内在层面本体论审美“脱水”的代价。随着新时期“政治移心”“文春”解冻的到来，文学领域“祛魅”向“含魅”的精神返祖开始得到了文界同仁久违而热切的深衷认信，于是一大批镌染“返魅”神秘色彩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寻根小说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支。寻根小说“神秘”情思的回流，借用学者谭桂林的话来解释：“一是中国文学的巫诗传统的影响，这种传统使中国作家在个人气质上容易进入穿越时空、等齐生死、泯灭物我的思维状态，因而在题材的取舍、情节的构造等方面就不免对与这种思维状态很吻合的鬼怪精灵产生浓厚兴趣。二是时代精神的反拨所致，如前所言，时代的主流精神是祛魅，但是在 20 世纪中

^① 方正耀：《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5 页。

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中，祛魅精神是越来越与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使得世界祛魅的启蒙工作隐伏着一个严重的危机，这就是在世界日益明晰化的同时，世界的丰富性也在被简约，世界日益被认知，但世界的意义维度却越来越狭窄。正是在这样一种悖论的启示下，一些具有先锋意识的中国作家对时代的祛魅主题产生了怀疑，并且在对含魅事物的描写上由昔日严峻的启蒙话语走向宽容的多元话语”^①。

寻根作家钟情于文学的“返魅”，“神秘”叙写自然成了他们创作理念的不二法门。“神秘”叙写包括“神秘”叙事和“神秘”描写两大块：前者关注的是写“神秘”，“神秘”作为一个对象内容直接构成故事因果关系情节的一部分；后者关注的是“神秘”描写，亦即创作技巧层面怎样文学“神秘”化的一个过程。而“神秘”描写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神秘”景物的描写；另一方面是“神秘”现象、“神秘”状况的描写。显而易见，本文所指的“神秘”景象描写其实也就是“神秘”描写的两个方面。寻根小说中的“神秘”叙事十分显豁，因而得到了许多学人不约而同的研究关注，这种研究关注其实是现象表浅的，说到底“神秘”叙事仅仅是一个文学“写什么”的问题，研究深度明显不够。相对而言，文学“怎么写”才是文学的机轴关键所在，而恰恰是在这方面创作界和研究界都显得十分低能的“弱情”“弱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界的一大缺憾。寻根小说除了“神秘”叙事的铺张，当然也有“神秘”景象描写的渲染，在某种程度上寻根作家“神秘”叙事的创作理路也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神秘”景象描写的艺术发挥，加之中国作家对小说景象描写一贯的不自觉和似乎先天的“弱能”，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寻根小说“神秘”景象描写大面积的陈陈相因和“流产”失败。

毋庸置疑，寻根走向“返魅”是一种文学灵性彰显的胜利，遗憾的是剑走偏锋，寻根小说的“返魅”情结大体偏颇走向了为“神秘”而“神秘”的魔祟、迷信之“魅”，而相对忽略了其神圣、智信之“神”的另一内在本真维度。就深在智慧而言，文学的终极必将走向哲学；就人格心灵而言，文学的终极必将走向宗教；就内实底蕴而言，文学的终极必将走向历史。作为艺术出路，从“神秘”走向“神圣”——回归宇宙情怀，

① 谭桂林：《百年文学与宗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308页。

中国古典式和谐自足美的“天人合一”（哲学高度之优美的“神圣”）、西方皈依式伟大艰难美的宗教情怀（宗教高度之崇高的“神圣”）和拉美魔幻式肃重忧愍美的历史庄严（历史高度之庄严的“神圣”）三种神圣审美范式为寻根小说“神秘”景象的描写开照了艺术的引路神灯。本文致力于研究新时期寻根文学小说创作中关于“神秘”景象描写的艺术缺失，剖析毫厘，擘肌分理，理论可能地为其艺术描写的合理完善提供一条富有建设性的理性、坚实之路，同时也为“三信”（信仰、信心、信任）危机的当下社会精神情状文学性地注入一针崇高的精神信仰疗魂强心剂，使此岸、世俗的人性在彼岸、神圣的文性中获得精神灵性净化的修复与永升。

第二节 “神秘”景象描写的文学渊源

要为寻根小说“神秘”景象描写进行文学精神历史溯源，我们不得不关注两个极其重要的文学系统：一个便是“神秘”小说学系统，另一个便是“神秘”诗学系统。

就体裁而言，同体裁的小说对后来小说创作的历时、直接影响自不待言，就小说乃一门语言的艺术而言，诗语（诗歌语言）以其高度的凝练性、含蓄性、蕴藉性和极境的形而上审美思境对小说语言艺术炉火纯青的陶熔和锻造无疑也是决定性至关重要的。诗是文学的灵魂，“一切文学艺术到了最高境界都必定是诗”^①，这里的文学不仅包括小说和诗歌，也包括散文和戏剧，小说中的诗化情调、散文中的诗性语言、戏剧中的诗式意境（参照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的说法），归根结底全是“诗”的。换言之，诗不仅是语言艺术的源头，亦是语言艺术的极境（包括语言文字的细节推敲处理和整体“文心”“文韵”“文气”的培酿升华）。准此观之，对“神秘”小说学和“神秘”诗学两大文学系统进行致密的钩沉与考境其实就是十分详切地为寻根小说“神秘”景象描写的文学渊源作深度的流脉梳理。

一 古典文学“神秘”谱系钩沉

（一）古典“神秘”小说学系统

就古典“神秘”小说学而言，早在古小说的滥觞《左传》里就有很

^① 杨匡汉：《20 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东方出版中心 2006 年版，第 551 页。

多神秘暗示因素的预兆性叙写，这些预兆或托于智者的言论，或寄于梦境，或寓于天象，除此之外，“《左传》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更是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①。鲁迅先生经典的《中国小说史略》曾经明晰地梳理了神秘主义与传统小说的关系，“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小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②。唐之传奇，“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③。由此可见，神秘主义叙事在中国文学中是源远流长的。“神秘”描写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出现得最为频密的是在神怪小说中，按照学者林辰的定义：神怪小说“即演述神、仙、佛、妖、鬼、怪及其神功、异能、仙法、妖术以折射社会生活的小说。唐前称‘志怪’，宋人称‘烟粉灵怪，神仙妖术’，近现代杂称‘志怪’‘灵怪’‘神魔’‘神怪’”^④，其构事内容大抵都“稽神语怪，事涉不经”，与历史小说、世情小说共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古代小说史的三大主要源流。由于神怪小说以神怪形象和神怪情节为皮肉血骨，因而洋溢着一股浓郁的神秘主义气息。神怪小说约莫有五大体系^⑤：天人感应的神仙体系，演绎的是道教羽化飞仙的逍遥“神秘”，如吴承恩的《西游记》；幽冥世界的鬼魅体系，演绎的是地狱冤魂恶鬼的阴森“神秘”，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变化莫测的妖异体系，演绎的是物妖兽魅的精怪“神秘”，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空灵虚幻的魂梦体系，演绎的是阴阳魂鬼的梦幻“神秘”，如李昉的《太平广记》；法力无边的僧佛体系，演绎的是因果报应的僧释“神秘”，如刘义庆的《幽明录》。由此观之，中国古典小说的神秘叙事十分发达。

中国神怪小说的“本事”^⑥起源是原始神话，神怪和神话在古典中国文化精神叶脉中是紧密相连的，明代胡应麟就认为集原初神话之大成的《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道出了神怪小说的神话渊源。神话对于

①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③ 同上书，第60页。

④ 林辰：《神怪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⑤ 参见林辰《神怪小说史》的分法。

⑥ “本事”是指文学作品主题所根据的原始故事情节底本。

志怪小说的影响直接而重大，用杨义的话来讲，“神话携带着民间信仰和神祇崇拜，刺激了小说写作中山妖水怪、花精狐魅的幻想，与其后的宗教思潮相混合，使志怪书代不绝编，并且衍化成神魔斗法的奇观”^①。而文学“神秘”空气最为原始、最为浓厚的志怪小说起于汉魏六朝，“汉魏六朝蔚然成为大宗的志怪小说，渗透着‘万物皆灵’的原始思维，是一种极具初民性和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的文学形式。可以说，它是儒学‘不语怪力乱神’和史学‘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史记·大宛传》语之后，以虚构叙事文体补了古民神话传说散佚的课”^②，这些志怪小说脱胎于《山海经》，而“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却是一以贯之的，包括“天人感应、阴阳灾异、五气变化和幽明互通等一连串神秘观念”^③，其中典型的作品有旧题曹丕的《列异传》，旧题陶潜的《搜神记》和王嘉的《拾遗记》，这些作者“多是信方术的文士或有文采的方士。方术的虚幻境界带来了想象的自由感，而文采修养又使典籍的叙事技巧渗入描写的肌理，志怪小说便以此为出发点，出入于灵异思维和民间传说中，打开了我国古代小说神奇幽秘的新境界”^④。由于汉魏六朝政治黑暗，社会板荡，生民危殆，人生无常，那时的人们神经显得异常的纤脆，便只有寄寓神鬼异事中寻求精神麻醉的慰安，神话的世俗化与鬼话的人情化便是显证，志怪小说是那时候的“乱世人在生存极限的边缘上，以审美形态追求神秘的生命补偿”^⑤，这种生命补偿是在诡异的幻想中完成的，“经以人情，纬以神秘，乃是志怪幻想的精髓所在。”^⑥志怪小说往往“以神秘主义幻想，变异时空，沟通幽明，出入人仙境界，无不折射着人对世局乱变和死生无常的焦虑以及欲求。它是人对命运的充满恐惧、迷惘和遐思的一次反省”^⑦，所有种种无不说明六朝志怪小说是“神秘”文学开花的荦荦大者。此后唐宋传奇体神怪（如洪迈编纂的《夷坚志》），宋代话本体神怪（如《京本通俗小说》中的《碾玉观音》），明代章回体

①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111页。

③ 同上书，第117页。

④ 同上书，第114—115页。

⑤ 同上书，第121页。

⑥ 同上书，第125—126页。

⑦ 同上书，第135页。

神怪（如许仲琳的《封神榜》），明清文言体神怪（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都承袭了六朝志怪的衣钵，将“神秘”叙写踵事增华，将“神秘”气息发扬光大。

就“神秘”思想文化渊源而言，先秦有幻怪奇谲的神话本源，汉代今文经师妖篡儒学杜撰出妖妄讖纬之说，佛家迷信空无，道家耽溺虚无，空无、虚无皆迷幻，它们对后世的影响，用学人方正耀的话来说：“一是形成社会普遍迷信，或相信冥冥之中有控制人类的神灵，或相信人能超越自然而永恒；一是形成厌世虚无观念，或相信苦渡今生以求来世，或相信享乐今生而纵欲放荡。就是这种思想文化氛围，产生了许多神仙鬼怪的传说，影响了小说家，给幻奇小说创作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①。“幻奇”即“神秘”的代名词，“幻奇理论不仅仅根植于荒诞的学说和神话传说故事的创作，而且还根植于非一般事物的认识和记载。由于自然科学的不发达，当时人们对一些非一般的自然现象、生物现象、动物现象，尚感困惑，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而仅凭直感记录，认为是奇异的事物，不可思议，从而唯心地归结为神灵的创造力量或是祸福降临的征兆……这些凿凿有据的现象，因无法解释而被涂上了神幻的色彩，人们于是将它与虚无缥缈的荒诞故事混为一谈”^②。本文论述的是“神秘”景象描写，似乎与“神秘”叙事言说体式关系不大，其实大谬不然，所谓“意在笔先”“以心运文”，中国作家一旦有了这种潜在“神秘”集体无意识的沦肌浃髓，就无往而不“神秘”，叙事如此，描景亦然。对此杨义有比较精当的释解：“带点神秘色彩的所谓‘意君’‘心王’一类概念，就表明‘意’和‘心’对各种行为规范，包括叙事行为规范，具有先行、运作，甚至君临、主宰的功能，这种‘意’和‘心’是带有中国文化行李的”^③。“神秘”就像一束怪异的光焰，在具有吊诡文化魂灵的中国古代小说中苍莽地阴飞，却很难逼燃烛照出崇高“神圣”的明火来，诚如曹文轩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的神秘文化中，神话相对于鬼话并不发达。鬼话在中国神秘文化中是大面积的。《搜神记》中的故事，大多并不为神话，而是说鬼的。后来的《聊斋》更是一串鬼话。袁枚的《子不语》数十万

① 方正耀：《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② 同上书，第30页。

③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9页。